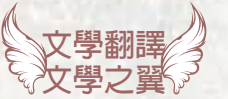




台灣文學的外譯

翻譯台灣：楓葉篇

文・圖／林鎮山 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福爾摩沙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質、寧靜的民主革命，在在提供了世間多元文化的另一個抉擇。「出版」文學台灣英譯，加拿大業界，的確，有待急起直追！然而「翻譯台灣」，楓葉王國學界卻另有奮翅高飛之勢。

具有人口總數3,300萬的加拿大是一個地廣人稀的移民國家，由於楓葉王國的嬰兒出生率低，端賴每年由世界各國移民的挹注，全國的人口才見增長（其女性總生育率為1.58；台灣更低，0.91）。因之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加拿大人出生於國外，其羣羣大者，不外德國人、義大利人、華人、烏克蘭人、荷蘭人。緣由於加拿大是由如此多元的種族組構而成，政府遂立有憲法推動多元文化，尊重各族裔的語言。

以加拿大人一出生就使用的語言而論，絕大多數的加拿大人（59.7%）是以英語為他們的母語，而將近四分之一（23.2%）的加拿大人則使用法語。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有超過六百萬的加拿大人在接受人口調查時指出，他們的母語並不是官方語言（英、法語），而是華語、義大利語、德語、西班牙語。而根據普查，英、法語可以運用得輕鬆自如的加拿大雙語人士，在總人口之中，其實還是極為少數：僅僅17.4%（<http://en.wikipedia.org/wiki/Canada>）。因之創建楓葉王國的英、法兩大語族，的確多虧翻譯才能彼此相互溝通。正如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艾歌娜·懷特菲教授（Agnes Whilfield）所申論：在加強加拿大英、法兩大國族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上，文學翻譯（literary translation）扮演了至為重要的角色，畢竟透過閱讀彼此的文學作品，巨大的鴻溝才可以填補、為大家

展現另一扇窗，開拓視野（*York's Daily Bulletin*, August 1, 2007）。

只是，文學翻譯固然極為重要，然而一旦翻譯工作完成，有待付梓之際，仍得克服出版市場供需生態的障礙，其艱困往往又最受忽略。根據加拿大文學翻譯學會的創會會長、1987年加拿大總督翻譯獎的得主派翠西·克拉敦（Patricia Claxton）的立論（<http://www.attlc-ltac.org/bak/ClaxtonPub.htm>），加拿大幅員廣闊、市場狹小，不管出版商印就的書籍是英文或是法文，如果能夠賣出足足兩千本，他們就心滿意足。至於詩集經常只能賣出100本左右或屈指可數的50本。以是，加拿大的英文書籍市場，讓英國、美國的出版商理所當然地視為只是他們市場的延伸。同樣的，法國出版界也把法語區的魁北克視為他們市場的一部分。緣由於此，加拿大國內的文學出版界已經時時要為一己的生存而掙扎，如果還要為了出版文學翻譯作品，再讓自己如履薄冰、膽戰心驚，則情何以堪？不過加拿大的文學翻譯如今依然發展到這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情境，派翠西·克拉敦認定，都要歸功於三十年來聯邦政府的加拿大研究委員會（Canada Council）對英翻法、法翻英書籍所提供的慷慨補助，才能促進兩大國族之間的相互理解。派翠西·克拉敦最後在她的論文裡，引用加拿大研究委員會的統計數字指出，截至2005年為止，獲得補助而出版的書籍已有2,220本之



WACELAW DWANIEK	85	<i>Just Garcia from Zamos</i> Translated from the Polish by C.E. Tholenberg
RICHARD LIU	96	<i>Some Return of the Wild Goose</i>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r. Liu
TONGFANG PO	91	<i>The Slave</i>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Rosemary Haddon
CHEN JO-HEI	108	<i>The Tunnel</i>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Chi-Chen Wang
ULRICH SCHAEFER	122	<i>Two Stories</i>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e author
SURJEET KALNEY	129	<i>Mango on the Case</i> Translated from the Punjabi by the author
GIANNI BARTOCCI	131	<i>Two Stories</i>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the author
CYRIL DABYDEEN	136	<i>A Mighty Fison</i> A Guyanese story
JUAN CARLOS GARCIA	143	<i>The Earth Fate</i> 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by Christina Shantz
RAMON SEPULVEDA	146	<i>Julia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i> 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by Christina Shantz
JORGE ETCHVERRY	148	<i>Written on A Black Page</i> 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by Dora Bastianoni
NAEN NOMEZ	152	<i>The Fresh Red Without Wings</i> 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by Christina Shantz
LEANDRO URBINA	162	<i>Two Stories</i> Translated from the Spanish by Christina Shantz

台灣作家陳若曦〈地道〉及東方白〈奴才〉英譯版，都是由*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以加拿大非官方語言的小說翻譯特刊之形式，在1980年出版，躍登加拿大文壇。

多。不僅此也，受到補助的其實還有各種刊登翻譯作品的期刊，例如：*Exile* 《放逐》、*Prairie Fire* 《大草原之火》。

就上文的分析，加拿大的文學翻譯，無論是官方語言的「英翻法或是法翻英」，多半端賴聯邦政府的補助，方能終見天日。因之在楓葉王國「出版」台灣文學翻譯，更是緣木求魚！間中，文學台灣在加拿大揚名立萬，最知名的實例是：台灣作家陳若曦的〈地道〉，由王際真教授翻譯，而東方白的〈奴才〉則由哈玫瑰教授（Rosemary Haddon）翻譯。這兩篇小說都是由*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加拿大小說》，以Special Issue of Fic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Unofficial Languages of Canada（加拿大非官方語言的小說翻譯特刊）之形式，在1980年出版，才能躍登加拿大文壇。當時陳若曦定居於溫哥華，而東方白則是在雅博達省政府（Alberta）擔任水文工程師一職。身為加拿大居民的一分子，這兩位小說家的文學力作受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會認領，當作楓葉王國文學的瑰寶之一。

雖然在加拿大「出版」台灣文學英譯，多年來始終未成氣候，然而各個大專院校要以英譯本來探討、辯議台灣文學，需求依然孔殷。在1970

和1980年代，學界中人多半仰仗劉紹銘教授1976年所主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選集：*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其中文版《千金之邦》1984年由時報出版）與1984年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的*The Unbroken Chai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其中文版《英武故里》1984年由時報出版）。至於個別小說家的選集，白先勇教授膾炙人口的《台北人》由作者與葉佩霞教授（Patia Yasin）聯合執筆翻譯、高克毅先生主編，以*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為書名，1982年由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白先勇教授領軍的這個翻譯團隊，在2007年把印大的英文版《台北人》又重新修訂一次，交由香港中文大學以中英對照的版本問世，造福中、英文學界。而黃春明的小说，則由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操刀，以*The Drowning of an Old Cat and Other Stories*為書名，1980年也由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當時有這些譯本作教材，在楓葉王國推動台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就方便許多。

「出版」文學台灣英譯，加拿大業界，的確，有待急起直追！然而「翻譯台灣」，楓葉王國學界卻另有奮翅高飛之勢。最早從事「翻譯台灣」的

是雅博達省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的史羅一教授（Lloyd Sciban），他在台大留學的1980年代，就已經應邀為中華民國筆會的學報*The Chinese PEN*把沈櫻的〈我寫我母親〉翻譯成英文，登在1982年冬季號上。其後，史教授在多倫多大學完成博士學位，還多次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台灣研究中心杜國清教授主編的學報*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執筆翻譯。史教授的夫人黃恕寧教授（Shuning Sciban）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文系科班出身，榮獲雅博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比較文學碩士、多倫多大學博士，之後，與史教授夫唱婦隨同在一所大學教書，是研究張愛玲、平路、王文興作品最重要的加拿大學者之一。她編譯的專書*Dragonflies: Fiction by Chinese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紅蜻蜓：二十世紀中國女作家的小說》與*Endless War: Fiction and Essays by Wang Wen-hsing*《無休止的戰爭：王文興的小說與散文》都由美國康乃爾大學納入東亞叢書，分別於2003年和2011年出版。*Dragonflies*收有康雲薇、廖輝英、平路的力作，而*Endless War*則把王文興的短篇小說悉數翻為英文。此外，黃教授也是《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的翻譯團隊之一，時有譯作出現。

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羅德仁教授（Terence Russel），獲有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博士學位，在「翻譯台灣」界，赫赫有名。從1992年起，曾經為*The Chinese PEN*翻譯林柏燕的〈江建亞〉，之後，他的優質譯作不斷令人驚豔，也是在《台灣文學英譯叢刊》上最常見到的翻譯家，譯作已達數十篇之多。他也是知名的評論家、翻譯學家和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學的重量級學者，時時受邀到台灣各大學講學，是《台灣文學英譯叢刊》2009年1月（原住民專輯）的執行編輯，從策劃專刊，選譯原住民文學的評論與作品起始，到撰寫導言，一一展現他深厚的

功力。目前正在翻譯舞鶴小說選集《拾骨》（*The Short Stories of Wu He—The Reburial*）和原住民魯凱作家奧威尼·卡露斯（Auvini Kadresengan）的作品，很令大家期待。

在諸多從事「翻譯台灣」的楓葉王國學者中，最耀眼的後起之秀，非石岱崙教授（Darryl Sterk）莫屬。他是雅博達大學英文系畢業的優等生（Honors student with distinction），在榮獲多倫多大學博士之後，曾經回到母校雅博達大學的東亞研究學系任教，負責翻譯課與現代文學課。2011年8月起受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禮聘，轉赴嘉義任教。他在2007年，受邀為*The Chinese PEN*翻譯，以英譯龍應台的力作〈城市文化——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初登「翻譯台灣」舞台，之後，短短的3、4年間，已經累積有14篇譯作問世，並且長期為《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翻譯。目前石教授已把張瀛太的專書《熊兒悄聲對我說》譯就*Teddy Softly Said to Me: A Tale of a Bear and a Boy*，即將付梓，後勢看好。

其他楓葉王國的「翻譯台灣」名家，雖然他們另有專業，可是，一旦應邀翻譯，往往不辭辛勞，絕對全力以赴，是「翻譯台灣」絕對不可或缺的箇中高手：雅博達大學歷史系的謝慧賢教授（Jennifer Jay）與東亞研究系所的雷之波教授（Zeb Raft）、紐約州立大學奧伯尼分校（Albany）的李凡平教授（Fan-pen Chen），以及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社會科學院的史國良教授（Scott Simon），她／他們也都長期為《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翻譯、付出甚多心血。

加拿大「翻譯台灣」的另一個知名學者是哈玫麗教授，她曾經去過台灣留學七年，獲有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之後，在1990年代前往紐西蘭馬樹大學（Massey University）任教。她翻譯的台灣小說專書*Oxcart: Nativist Stories From Taiwan, 1934-1977*於1996年在德國出版，此外，哈教授還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中翻英學報《譯叢》（*Rendition*）和《台灣文



《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第24期推出葉石濤專輯，紀念這位文學台灣的巨人。（攝影／蘇峯楠）

學英譯叢刊》翻譯過諸多台灣文學作品。

近年來，雅博達大學東亞研究系所的林鎮山與語言系的蘿司·史丹福教授（Lois Stanford）合作翻譯了13篇鄭清文先生的女性小說（2005年），由杜國清教授與拔苦子教授（Robert Backus）擔任主編，以*Magnolia: Stories of Taiwanese Women by Tzeng Ching-wen*為書名，由加州大學杜國清教授主持的台灣研究中心出版，*Magnolia*的中文版《玉蘭花：鄭清文的短篇小說選2》2006年則由麥田出版。這個翻譯團隊在2009年7月再度合作，推出第24期的《台灣文學英譯叢刊》（葉石濤專輯），以紀念這位文學台灣的巨人。

世紀回眸，回首楓葉王國的文學翻譯「滄桑路」，或可藉此思索「翻譯台灣」之路途。首先，一如加拿大的「總督文學翻譯獎」，台灣文學館或可考慮每年頒發「總統文學翻譯獎」，以最有威望的獎項高度，鼓勵優質的翻譯，推動台灣文學外譯。第二，楓葉王國風景秀麗的雅博達省冰府（Banff）設有「冰府國際文學翻譯中心」（Banff International Literary Translation Center）提供作者與翻譯者，一至二週的時間，一起探討作家創作的社會情境與箇中意圖，以強化譯作的深度和精準度。準此，台灣文學館或可考慮撥出一、二間研究室，在

台南設立「府城台灣文學翻譯中心」，推動「文學翻譯家駐館計畫」（Literary Translator in Residence Program），未來或可一如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的「作家工作坊」，為人類的靈魂造福。第三，羅德仁教授與林鎮山都一致為台灣學界並不看重文學翻譯而惋惜。其實，只要匿名的外審制度能夠嚴格地建立，翻譯做為學者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一定可行，並藉此鼓勵國內專家從事台灣文學外譯。然而，如果國內學界不鼓勵學者從事翻譯，台灣文學外譯就只能完全依賴國外學者經之營之。長此以往，台灣文學將永遠失去自己發動「文學跨出國境」的積極性。第四，羅德仁教授與林鎮山都深有同感：國外大學的期刊、出版社因為有嚴謹的匿名外審制度把關，最受學界尊敬、推崇。目前台灣文學英譯，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為兩大重鎮。前者在王德威教授轉往哈佛大學之後，翻譯專書的步速轉入低檔。而《台灣文學英譯叢刊》透過文建會贊助，于杜國清教授15年來（1996年8月創刊）孜孜矻矻、勤奮主持之下，在國際間苦心孤詣地建立了台灣文學翻譯學報的典範和威望。最近緣由於補助計畫停頓，這個優質學報遭遇到創刊15年來最大的挑戰。台灣文學館若能一如加拿大研究委員會補助優質期刊的傳統，贊助《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的運作，必能強化台灣文學在國際間的流通，並進一步產生更大的衝擊與影響。這也將使全世界意識到：華文的文學／文化生產，台灣其實提供了一個另類的聲音。第五，楓葉王國「翻譯台灣」的團隊，包括中生代的羅德仁教授與當今最受注目的新星石岱崙教授，都一致表示：福爾摩沙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質、寧靜的民主革命，在在提供了世間多元文化的另一個抉擇。因之，「翻譯台灣」是楓葉王國「文學翻譯團隊」的志業，也是最神聖的使命。✎